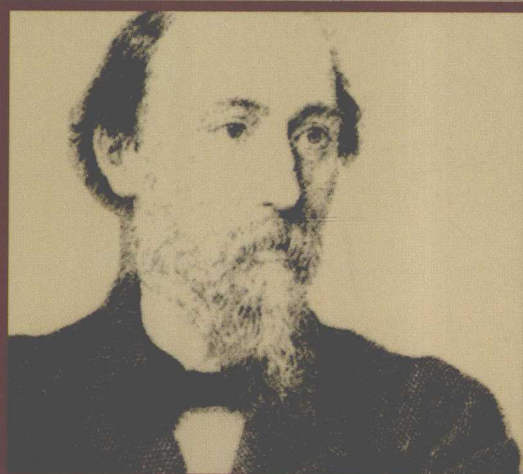


FAMOUS POETRY COLLECTION

名诗珍藏系列



NEKRASOV

涅克拉索夫诗歌精选

[俄罗斯] 涅克拉索夫 ◎ 著 魏荒弩 ◎ 译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FAMOUS POETRY COLLECTION

名诗珍藏系列

NIE KE LA SUO FU
SHI GE JING XUAN

涅克拉索夫诗歌精选

[俄罗斯] 涅克拉索夫 ○ 著 魏荒弩 ○ 译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涅克拉索夫诗歌精选/ (俄罗斯) 涅克拉索夫著;
魏荒弩译. —2 版.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0. 1
(名诗珍藏系列)
ISBN 978 - 7 - 5378 - 2090 - 5

I. ①涅… II. ①涅… ②魏… III. ①诗歌—作品集
—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9222 号

涅克拉索夫诗歌精选

著 者 (俄罗斯) 涅克拉索夫

译 者 魏荒弩

责任编辑 张 丽

封面设计 书心瞬意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 - 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雅美德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mm 1/16

字 数 258 千字

印 张 22.5

印 数 1 - 5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版 次 2010 年 3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2090 - 5

定 价 36.80 元



涅克拉索夫概观（代译者序）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阶段最著名的诗人，最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歌手。他充分发扬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并大胆地开创了一代诗风，从而使诗歌更接近人民。他的创作在俄国诗歌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

涅克拉索夫是别林斯基的忠实学生，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亲密战友。在沙皇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黑暗时代，他们共同高举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俄国革命的文化运动和文学创作。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三十年中，他曾先后主持过两个文学刊物——《现代人》（1847—1867）和《祖国纪事》（1868—1877），惨淡经营，使其成为进步阵营的喉舌，革命力量的组织者。

涅克拉索夫的富有革新精神的诗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着，因而它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责任感。他的描述社会底层生活和农民生活的诗，代表了千百万人民的呼声，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因此，列宁认为涅克拉索夫是农民革命的忠实表达者。

列宁曾把他同卓越的讽刺作家谢德林相提并论：“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①

列宁酷爱涅克拉索夫的诗，并经常引用他的诗句，来揭露自由主义、孟什维主义、取消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从而更形象、更有力地鞭挞了自己的论敌。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13卷第38—39页。

涅克拉索夫 1821 年 12 月 10 日生于乌克兰的卡明涅茨一波多尔斯克省文尼察县涅米罗夫镇。父亲是个残暴的军官。他三岁时父亲退伍，举家迁往雅罗斯拉夫尔省祖遗庄园格列什涅沃村，而他的不愉快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在这里目睹了农民的悲惨遭遇，和他父亲这个典型的农奴主对农民以及对自己妻子儿女的残暴行径。他还曾徜徉在村边的伏尔加河畔，看见过忧郁而沮丧的纤夫们，倾听过他们凄凉的哀号和沉郁的呻吟。他带着惊异的神情送走一批批钉了镣铐被解往西伯利亚的政治流刑犯。所有这些，都给涅克拉索夫幼小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憎恨那些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周围的贵族环境。

1832 至 1837 年，他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学读书。这时他对文学发生兴趣。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喜爱普希金的《自由颂》并开始写诗。

1838 年，涅克拉索夫被送往彼得堡武备学堂就学，他却违背父亲的意愿，径自到彼得堡大学去旁听。父亲在一怒之下，对他断绝了全部接济。他带到彼得堡的只有一部诗稿，此外身无长物。从此，年不满十七岁的涅克拉索夫便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他说：“整整三年，我经常每天都感到饥饿。”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后来写道：“涅克拉索夫是作为一个有知识的无产者、作为城市贫民的真正代表度过他的青年时代大部分岁月的。”^① 他住在贫民窟，为了不致饿死，什么苦活他都干，从而与广大的劳动人民同悲戚、共命运。残酷的生活和 40 年代的进步思潮逐渐培养起他写诗的才干，并初步形成他的政治立场。

涅克拉索夫在 1840 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幻想与声音》。这些诗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模仿的痕迹。其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与实际生活相距甚远的公式化崇高人物。别林斯基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初学写诗的人，主要是指出他的诗缺乏独创性。但必须指出，即使在这本诗里，我们也还可以看到作者论诗人与人民的关系的诗句：

^① 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47 页。

谁要是在遭受苦难的兄弟的病榻前
不流眼泪。谁要是心里没有丝毫的同情，
谁要是为了黄金而把自己出卖给别人，
这种人就不是诗人！

——《这种人就不是诗人》

1840 到 1841 这两年，他连续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论文和书评。从 1841 年起，他开始给剧院写剧本，其中也包括一些轻松喜剧。涅克拉索夫当时深受别林斯基所推崇的果戈理的影响，因而他的小说，也如同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一样，写的都是彼得堡的底层生活；人物也是当时彼得堡的厄于贫困的遭受挫折的“小人物”。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自然比不上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刻意对社会问题和题材进行现实主义的探索。

1842 年他结识了别林斯基。这在他的一生中是件大事。别林斯基对于诗人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以及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的确立等方面，都曾给予不少的帮助和指导。涅克拉索夫在 1843 年写的长篇小说《季杭·特罗斯尼科夫的一生和奇遇》，在美学观点上就完全与别林斯基相契合。他们都主张全面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有时甚至要赤裸裸地揭示那些严酷的、阴暗的生活面。这部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也正是诗人当时所最关注的彼得堡社会的一个缩影。作者着重写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幸运儿拥有大量的豪华住宅，可以说是鳞次栉比”；另一方面，“不幸者却无立锥之地”。这是作者对 40 年代初彼得堡生活观察的结果。当时的书报审查机关对它的出版如不横加阻挠，涅克拉索夫肯定会很快在当时的文学界取得显著的地位。这部小说直到 1931 年才得印出全文，正式出版。他的著名的特写《彼得堡的角落》便是这部长篇的一个片断。他后来与巴纳耶娃合写的长篇小说《浪迹三方》，其塑造形象的指导思想，仍是与《季杭·特罗斯尼科夫的一生和奇遇》一脉相承的，所用艺术手法仍然是贫富对照，而且通篇也同样流露出十分明显的民主主义倾向。

涅克拉索夫对平生所写散文作品，只有对《彼得堡的角落》和《精明的人》持肯定态度。

涅克拉索夫在 1845 年写的《在旅途中》深深地感动了别林



Н. Некрасов

斯基。在这首诗里，涅克拉索夫破题儿第一次通过对农民的描写来反对罪恶的农奴制度。别林斯基对涅克拉索夫正在成长的民主主义诗歌的实质有充分的理解，并曾予以鼓励。他是第一个预言涅克拉索夫“将在文学上发生影响”的人。

涅克拉索夫于1947年接办《现代人》杂志，从此他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编辑工作，他将《现代人》以及后来由他主持的《祖国纪事》先后办成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会论坛，始终保持着进步倾向。涅克拉索夫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同时还是卓越的出版家、编辑和文学评论家。

他在40年代主持出版的《彼得堡风貌素描》(1845)和《彼得堡文集》(1846)等书，是当时被称为“自然派”作家的文集，这实际上是“自然派”的一个宣言。这些文集巩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地位，使文学题材更加广阔，人民性更加强烈，批判揭露更加深刻。这时候，涅克拉索夫坚定地走着以果戈理为首的“自然派”——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

涅克拉索夫在40年代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在谢德林之前就写了大量的讽刺作品，揭露当时的剥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敌人、对剥削阶级的辛辣讽刺，像一条红线贯穿着他的全部创作。他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并以更高的思想性使这一传统进一步深化。他的诗歌是在40年代革命思潮以及科学、文艺和文学评论都有长足发展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

涅克拉索夫40年代创作的题材主要是城市生活，特别是城市中的贫民生活。

他在1845年写的《摇篮歌》中，揭发了大官僚们的贪赃枉法。这是一首极有胆识的讽刺诗，它直接攻击了当时执政的权贵，专制政体的爪牙。在腐败的专制农奴制的熏染下，他们总是以阿谀逢迎和盗窃行为作为猎取高官厚禄和社会地位的手段。《摇篮歌》的发表，使反动阵营极为恼火，甚至在十年以后他们还记着这笔账。1856年反动的新闻撰稿人布尔加林在写给“第三厅”^①的报告中，便列举了涅克拉索夫的《摇篮歌》和其他一些诗，声称：“涅克拉索夫是一个最狂妄的共产主义者……他为革命拼命地呼号。”

^① 1826年7月初，即处死五个十二月党人领袖的前几天，尼古拉一世的地主农奴主政府成立了专门镇压革命运动的“第三厅”，并任命卡肯多尔夫为厅长。



H. Nekrasov

涅克拉索夫一向爱憎分明。他憎恨达官贵人，热爱劳动人民。他在《街头即景》（1850）这一组诗里对穷人抱有无限同情，其中《小偷》一首最为人所称道。诗人理解产生犯罪的社会原因，他对为饥饿而行窃所受到的惩罚提出抗议，他认为这是一个“丑恶的场面”，他以轻蔑的口气说到那个“失窃了一块面包”的小贩，而对小偷的描写则充满了深厚的同情。另外三首则写了被迫送子从军的悲惨情景，穷人家孩子的夭折，马车夫万卡的可怜相。最后，诗人把自己在街头所得的一切印象，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仿佛到处都看见悲剧。”

涅克拉索夫40年代的创作虽然主要是描写城市生活，但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他也逐渐注意到乡村。《故园》（1846）体现了诗人早期创作的基本特征，对于全面理解涅克拉索夫具有重大意义。此诗取材于作者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他怀着憎恨和愤怒的心情描写了地主庄园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是“既贫乏又空虚”，是“在豪华的酒筵和无知的傲慢中，在荒淫无耻和卑鄙的暴行中度过”的。可是在贵族庄园里遭受压迫的，则不只是农奴制压迫下的“奴隶”，而且还有住在庄园上的全体居民。须知那时，当一些贵族作家还在无限留恋地描绘自己庄园的时候，而涅克拉索夫却对自己故园的破落感到欣慰，他“愉快地看见黑压压的松林已被砍掉”，“空寂的阴暗的房子也倒向了一边”。作者对地主庄园所抱的这种否定态度，曾经受到别林斯基的赞赏。我们还须看到当时一些贵族自由派作家还在仅止于指责农权制度的某些畸形现象、并要求以人道的态度对待农民的时候，而涅克拉索夫却已在抗议那建筑在农奴制基础上的整个社会制度了。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

50至60年代是农民运动急速高涨的时期。如果说别林斯基时代的解放运动还只是平民知识分子要求取贵族知识分子的地位而代之的开始，那么到了60年代，便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这种取代过程，阶级力量从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0年代中期，涅克拉索夫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参加《现代人》编务。他们三人由于立场、观点的一致，遂结为共同为革命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的亲密战友。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中提出,文学应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在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的时代,文学要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势必要面临一个崭新的任务:要写与农奴制及其残余作斗争的新内容,而惟一能把这一斗争进行到胜利的人民,则应该成为文学中新的主人公。文学必须激发人民的自觉性,使他们理解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时代的主要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必须成为文学作品中冲突的基础,并决定其情节的发展。涅克拉索夫是在俄国诗歌中满足时代要求的第一个人。他这时的创作,不仅题材转向人民,而且还提出劳动和社会斗争的新主题,并塑造了新的正面人物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形象。他在这一时期——50年代所写的诗如《诗人与公民》、《别林斯基》、《大门前的沉思》、《叶辽穆什卡之歌》、《伏尔加河上》等诗,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很强的名篇,甚至可以说是构成俄罗斯诗歌发展的整整一个时代的代表作。

《诗人与公民》(1856)是一篇革命诗歌的宣言,它提出了50年代进步知识分子关于文学和艺术问题的主要纲领,它认为革命民主主义诗人的任务首先要做一个公民,当一个战士。

你可以不做诗人。
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

涅克拉索夫把诗歌看做是流血的革命事业,他号召诗人积极地干预生活,参预当前的斗争,反对脱离现实的“纯艺术”派观点,宣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原则。他讥讽自由派只是一些“说得多、做得少”的人,指出只有革命者才是俄国“当之无愧的公民”。他满怀激情地召唤:

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信念,
为了爱而去赴汤蹈火吧……
去吧,无可指责地去牺牲!
你不会白白地死去:事业将会永存,
假如为这一事业有鲜血在汨汨地流动。



这不仅使人想起雷列耶夫、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专制政体的牺牲者的命运，而且使人感到诗人的事业之所以不朽，就在于诗人能“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涅克拉索夫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他在临终前还写道：

谁要是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
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那为了
实现人与人是兄弟关系的斗争，
那他就能在死后得到永生……

——《致济娜》

涅克拉索夫自己正是这样一位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诗人。

辛辣地讽刺、大胆地揭发沙皇官僚剥削制度的《大门前的沉思》(1858)证明，涅克拉索夫的诗已日臻成熟，他一生创作中的三个重要方面——现实主义的描写，对敌人、对剥削阶级的尖锐讽刺，直接向人民发出革命的号召，在这首诗里都得到充分而鲜明的表现。诗的灵活的形式完全符合作品丰富的内容和充实的思想。

诗人怀着无限同情描写来权门求见的农民：“肩上披着破烂的衣衫，/那伛偻的背上各背着一个行囊，/颈上系着十字架，而那一双双/穿着草鞋的脚上布满了斑斑的血痕”，“带着希望和痛苦的神情”，仿佛是从遥远的乡村来到官邸的门前。他们显然是要请求什么，而且很可能是抗议地主的压迫。然而看门人对这些可怜无告的农民却无丝毫的同情，终于把他们赶走了。这时诗人遏止不住自己的感情，将诗的锋芒立刻转为愤怒的指责。随着对这位权贵的层层揭露，指责也愈益激烈，以至达到感情最激越的高潮。作者对这批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作出了严厉的判决：“而你就要进入坟墓了……英雄，你被祖国悄悄地咒骂着……”。

我们在诗的结尾，看到一幅被奴役的群众的概括画面，听到诗人对祖国和人民命运忧心如焚的“沉思”：

请给我指出这样一个处所，
这样的角落我还不曾见过，

H. Nekrasov

在那里你的播种者和保护人——
俄罗斯的农民可以不再呻吟。

诗人将广大劳动人民“巨大的悲哀”比作伏尔加河的春汛，甚至比春汛更加“茫茫无际”。

伏尔加！伏尔加！在春天涨水时期，
你横扫田野，茫茫无际，
但怎比得人民巨大的悲哀，
到处泛滥在我们这辽阔的土地——

伏尔加河的形象，是浩淼无边而又强大有力的体现。人民不只是呻吟，而同时也在积聚力量同压迫者进行斗争。不言而喻，当时优秀的俄国人都期待着这种呻吟和长期忍耐的结束。涅克拉索夫热爱人民，相信他们无比强大的力量，所以他不能容忍那种认为俄国人民会永远沉睡不醒的说法。我们看，诗人的态度是明确的：革命或者死亡！

诗人在《叶辽穆什卡之歌》（1858）里已不单是对人民未来命运的“沉思”，更重要的是提出了革命的口号，而且赋予这种口号以热情而激烈的鼓动性质。甚至可以说，诗里的这些号召，也正是 60 年代俄国青年的革命口号。

全诗用“摇篮歌”的形式写成。“过路的，城里人”（指下乡宣传的革命者）与“奶母”所唱的两支歌，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观点。用什么观点教育青年一代呢？诗人显然是反对“奶母”的向统治阶级卑躬屈节、一心要博取高位去过安逸享受生活的观点的。诗人通过“过路的，城里人”之口提出了革命的口号：“你奉献给祖国的，/将不是农奴的忍耐力：/而是对压迫者的/怒不可遏的粗野的仇恨，是对无私劳动的/伟大的信任。”诗人号召要为“自由”、“博爱”、“平等”而斗争。

随着 60 年代解放运动和革命思想的发展，涅克拉索夫创作中的社会政治敏感性也逐渐提高。

涅克拉索夫在 1861 年宣布“解放农奴”以后所写的长诗《货郎》（1861），形象地揭示了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说明在新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下，农民的命运甚至比过去更悲惨，



从而使人想到：非革命不足以真正改善农民的命运。这首诗的篇幅虽然不大，却是一百多年前俄国农村生活的一个缩影。长诗通过货郎到处游串，利用各种各样的生活画面，表现了战争所造成的贫困，沙皇官吏的暴虐，农民的繁重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他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看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到处没有欢乐，到处没有真理和正义。

诗人怀着深挚的同情描写了万尼亚和卡捷琳娜的爱情故事。但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广大的农民生活背景上展开的，货郎遭到守林人的杀害和抢劫的不幸结局，只说明俄国人民艰苦的处境和社会制度的罪恶。

在“改革”后严厉的审查制度下，诗人更其不能畅所欲言了。因此《货郎》的斗争锋芒显得有些不足，对当时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诗人也没有作直接的描写。但是诗人仍在《货郎》中曲折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在单调、低沉、抑郁的《货郎》中，我们仿佛听见诗人在愤怒地抗议：“不能这样活下去！”诗人在每一首之前所加引的题词“只有好汉才得活”。“你想幸福就把杯干，不要幸福就别喝完”也充满慷慨激昂的斗志。如果对照一下涅克拉索夫同年写的《致屠格涅夫》中的诗句：“快干掉这杯神圣的酒，在杯底——就是自由！”便更觉革命气概跃然纸上了。

这部以普通农民为主要读者的现实主义长诗，不但内容浸透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而且还吸取了民间文学的题材、手法、语汇和韵律的精华，从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通俗流畅、平白如话的新诗风，在俄罗斯民间曾广泛流传。

涅克拉索夫是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者，他把自己一切对光明未来的希望都同农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肯定和歌颂劳动人民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创造了许多关于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诗，充满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在涅克拉索夫的诗歌里，只要他一提起俄罗斯妇女的命运，便使人感到他忧心忡忡、郁愤难平，所以他被称为“妇女命运的歌手”。他的长诗《红鼻头严寒大王》^①（1863）便是杰出的一篇。

全诗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心理和生活，并以其对劳动的

① 旧译为《严寒，通红的鼻子》。

H. Nekrasov

礼赞和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创造了一个“庄严美丽的斯拉夫妇女的典型”。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生活这个概念对农民来说，总是与劳动分不开的。达丽亚的形象之所以具有那样动人的诗意美，主要是在描写时没有离开她所从事的劳动：

美人像一朵稀世的奇葩，
脸儿绯红，身儿周正，个儿高高，
她穿什么衣裳都美丽
她干什么活儿都灵巧。

饥饿，寒冷，都能够忍受，
她永远是耐心而又沉静……
我看见过她怎样收割：
把手一挥——就是一垛！

诗人不仅写到她收割庄稼，而且还写了她砍柴、耕田、纺织、缝纫，以至于修理镰刀等劳动技能。热爱劳动，成了达丽亚思想感情的基础。她以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一切：“穷苦的乞丐，她不可怜——谁叫他游手好闲地胡荡！”这样，一个美丽、坚强、能干和有着丰富内心生活的斯拉夫农妇的形象便十分动人地耸立在我们面前。

达丽亚与丈夫的真挚爱情，正是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俄国当时有许多作家对妇女往往只限于爱情的描写，而涅克拉索夫则首先肯定了妇女和男人同样是全民劳动的参加者，甚至有时比男人所付出的劳力还要艰巨。达丽亚在丈夫因过度劳累而病死之后，独自一人顽强地在贫困中挣扎。在数九寒天，为了让孩子们取暖，她到森林里去砍柴，终于冻死在冰天雪地里。面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诗人在“献词”里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名句：“这里只有石头才不哭泣……”我们认为，达丽亚是涅克拉索夫所有诗篇中最完美、最凄绝、最迷人的一个形象，而就长诗对农民生活观察的深刻，就其表现力的抒情力量的强烈而言，也几乎可以超过一切描写俄罗斯乡村的诗。

涅克拉索夫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在长诗中袭用了“严寒老人”这个优美的俄罗斯童话，并将这一形象重新加以创造。这不



仅给长诗增添了光彩，而且使它更加接近了人民。

《铁路》(1864)是涅克拉索夫最卓越的诗篇之一。它描写了在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形式下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工人农民的悲惨遭遇，并严正地指出：铁路的修建者不是沙皇和大臣，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1846年到1851年，沙皇尼古拉一世驱使千千万万的农民来修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这些新工人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每月只有三个卢布的工资，他们成年累月地过着非人的生活，很多人在工地上冻饿而死。正如当时的目睹者巴纳耶夫工程师所说：“这是整个俄罗斯土地最不幸的人民，他们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像会干活的牲口……”

诗里出现了死者幽灵的形象。他们不甘于自己被奴役的命运，在月夜里追捕列车，唱着凄厉而忧郁的歌，叫人听了宛如全体俄罗斯人民在幽幽地控诉。

我们永远弯着腰、驼着背，
在酷热和严寒中毁了自己的身体。
我们住在土窑里，与饥饿作着斗争，
冻僵了，淋湿了，染上了坏血病。

能写会算的工头敲诈我们。
长官鞭打我们，贫困压迫我们……

诗人在这里指出，这条铁路乃是建筑在无数“俄罗斯人的白骨”上，正是这条铁路“给这不毛的荒原平添了无限生机”，只有这些已死的和幸存的工人才是进步与文明的创造者。可以说，这是俄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关于人民群众建设性和创造性劳动的赞歌。

《铁路》是涅克拉索夫创作中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名篇之一。当时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受了这首诗的感染和鼓舞而踏上了“为亲爱的祖国”而斗争的道路。

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自然也要表现当代的正面人物形象。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是诗人的战友和同志，他曾不止一次的在诗里描写过他们。刻画当代革命领袖的形象，是诗人的光辉成就之一。

H. Nekrasov



在《B. Γ. 别林斯基》(1855)这首诗里,他盛赞别林斯基的战斗精神。他说,在“文学……高唱着催眠曲”的时候,当果戈理“深受无耻的敌人的排挤,已经一个人挣扎得筋疲力尽”的时候:

而他来了,这默默无闻的贱民!……
他不宽恕任何一个谄媚者、
下流胚和白痴,
和那些伪装热心的爱国者的
心地善良的小偷!

从别林斯基身上,诗人获得了坚强的信心:

啊,我的祖国!
你有多少心灵自由的、
宽厚的、高贵的、
廉洁的、忠实于你的儿子!

在《预言者》(1874)一诗中,诗人强调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英雄气概、自我牺牲精神和为祖国的自由和幸福而死所作的充分准备。诗人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得比我们更清楚,不甘愿牺牲自己,要做点好事也是绝不可能”,诗人说“他爱得更崇高、更广阔”。诗人称赞他是“预言者”。

诗人在著名的《纪念杜勃罗留波夫》(1864)一诗中,呕心沥血地塑造了这个年轻的爱国者、革命者和思想家的光辉形象。他沉痛地哀悼他的早逝:

一盏多亮的理智巨星陨落了!
一颗多高洁的心停止了跳动!

这两行诗曾被列宁用来作为纪念恩格斯的论文的题词。

1865年《现代人》杂志连续两次受到政府警告,第二次就是因涅克拉索夫《铁路》一诗引起的。次年卡拉科佐夫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于是反动统治开始对进步力量疯狂地镇压。《现代



人》这时危在旦夕。为了挽救杂志，涅克拉索夫“违背自己的良心”给沙皇的“救命恩人”奥西普·科米萨罗夫写了一篇祝贺的诗，而在另一个庆祝宴会上又读了一篇献给1863年镇压波兰起义的刽子手——“绞刑吏”穆拉维约夫的诗。于是他立刻受到进步读者的谴责。诗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从来都不出卖竖琴，
但每当无情的灾祸突然来临，
我的手便常在竖琴上弹出
不正确的声音……

——《“我不久就要死去。啊，我的祖国”》

接着，诗人沉痛地忏悔道：

为了和人民具有共同的一滴血，
啊，原谅我吧，祖国！请原谅我！……

然而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有素的涅克拉索夫，毕竟不是可以轻易打下马鞍的战士。他虽然曾为片刻的软弱表现受到许多人的责备，他虽然在以后的岁月中常常为此而耿耿于怀，感到羞愧，甚至一再公开表示忏悔，但这终究是白璧微瑕，而纵观他的一生，也确如列宁所指出的，“他是完全同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①，虽不免有一时的“摇摆”，但终不失为一个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现代人》于1866年终于被查封。涅克拉索夫感到十分痛心。经过奔走筹措，他于1868年接办《祖国纪事》杂志，和谢德林等一起，同样又使杂志继承了《现代人》的战斗传统。

涅克拉索夫是一个具有敏锐的美学鉴赏能力的编辑。他根据第一篇作品就明睿地预断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独特才能。他对屠格涅夫的评论深刻中肯，他能就丘特切夫的成就而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18卷第306页。

H. Nekrasov